



神學院通訊

Divinity School Newsletter



校友專訪：鄭振中

Page 04



以色列Akko考古之旅

Page 06



泰國交流之旅

Page 10

2019亞洲文化與神學高級
研修班 (IASACT)

Page 12



南韓首爾長老會神學大學

Page 13

我們的學習旅程： 在亞柯廢丘的「全然考古」

陳南芬 (本院副教授)
譯者：許寶瑩 (DTheol)

2019年6月30日，我與學生一行七人參加了Total Archaeology在以色列的亞柯廢丘 (Tel Akko)。除了我們，這考古團隊成員也包括Penn State University和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的學生、研究員和教授。我們借用了該地一間海軍學院Nautical College作為我們住宿及上課的地方。

我曾教過有關考古學這課題，但都只從我在書本中所學到有限的資料作教材。在課堂中，我通常會概論式的介紹考古學一些基本的內容，從而指出考古的重要發現是如何在理論上及事實上影響我們理解希伯來聖經的起源、歷史、背景和文化，以及有關古以色列在古代近東這較大環境中的位置。我曾經走訪過一些考古遺址，對考古的工作也略知一二，但從未親身參與考古挖掘工作。這次行程彌合了我對考古學的認知及體驗的差距，其中令我最感到珍貴的是，我不是獨自一人去學習，而是與六位學生一起從頭開始學習甚麼是“Total Archaeology”。我們去遺址學習清除塵埃及挖掘工作，又學習清洗已掘出來的陶器，我們邊學邊做，因為在場的督導員會給我們詳細的解說及指導。因著是團隊學習，便可以彼此分享我們在過程中學到的。透過挖掘，我們可以接觸到被揭示的古代世界。這種新體驗令我們無不感到驚嘆與雀躍。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是逗留在猛烈陽光的天氣 (平均攝氏35度) 下的戶外學習，而且全身都沾滿塵埃。這真是另類的教室安排，是我們意料之外的！

「全然考古」

上述提及其他院校的學生，都正在修讀考古學本科課程。因此，每天的日程除了參與挖掘，也會在當天下午舉行講座及一些工作坊，而學生是按他們所選擇學習的單元出席活動。由於我們的團隊只參加項目的第一週，我們只能出席這週舉行的講座、研討會以及實地考察，而講座內容都較為概論式的，主要是幫助我們了解亞柯這城的歷史和它的背景，以及這區考古工作的現況並將來的願景。

Prof. Ann Killebrew在第一堂講座中曾說：「考古學是對人類的一種慶典。」她進而解釋考古關注的，是今日我們這些挖掘者是如何與歷史和早期文明中並參與他們的文明中。

與此同時，考古學的範圍不僅僅是挖掘古代陶瓷文物、小雕像和銘文而已，也包括其他科學，如：考古冶金學（archaeometallurgy；即研究人類如何在早期文明中使用金屬）、考古動物學（archaeozoology；即研究考古遺址的背景下的動物）和考古植物學（archaeobotany；即研究植物以及它們如何在考古遺址的背景下與其他生物共存）。¹此外，也涉及其他重要科學，例如：地理物理科學（geophysical sciences），陶瓷和陶器分析，**立體照片成像（3-Dimensional photo-imaging）**等。亞柯廢丘的考古與其他考古項目最大分別之處在於它是承諾“Total Archaeology”「全然考古」，也就是指它的任務就是保存及發展社區。

無可否認，挖掘本質上具有破壞性。當我們耙過一層一層經歷數個世紀的土層，必然避不過擾亂了、甚至摧毀了那些棲息於這些土壤裏的生物，拆毀了牠們的家園。在拆毀中要踐行保存工作，則需要心思。每年當一群學生在廢丘中進行挖掘時，他們需要與當地社區合作，保護亞柯舊城一帶的建築物。其中有部分建築物屬於十字軍時期興建的，而大部分的建築物都在十八世紀由土耳其人所建或重建的。這座古老的城市於2001年被UNESCO宣佈為世界遺產。在當地人的帶領下，學生們便開展一些項目，例如：將古舊石頭之間那些已剝落的舊灰泥【或：舊砂礫】重新修補，以鞏固石牆。這就是“Total Archaeology”「全然考古」所指保存文物的工作。

在另一個講座中，亞柯當地一位社會工作者Ory Rosin介紹了亞柯這城的社會結構，指出這地區出存在著宗教之間及民族之間的張力，而「全然考古」致力於與當地社區建立聯繫。它會透過一些考古項目幫助及鼓勵社區學習如何彼此尊重並和諧地生活。為致力於聯繫當地的社群，他們邀請當地的居民參與部分挖掘工作。「全然考古」亦不時向社區更新挖掘進度。這樣，就能夠與當地的人共享項目，而開放式的溝通是最能保持建立彼此之間的信任及誠信。因此，學生是會參與一些社區建設或外展項目。換言之，正如Ann Killebrew之前所言，「全然考古」是對過去和現在的人類的一種慶典，參與者彼此會產生互動。由於挖掘過程會帶著破壞性，所策劃項目上是非常靈活，策劃者會運用一切方法、一切創意的方式，而同時亦得到當地有關的政府部門所允許的形式，務要聚焦於將人類的過去來創建現在。

為何在亞柯？

「亞柯」在希伯來聖經只出現一次，記載在士師記一章31節：「亞設並沒有驅逐出亞柯（Acco）的居民，或西頓（Sidon）的居民，或亞黑拉（Ahlab）、亞革悉（Achzib），黑巴（Helbah）和利合（Aphik；或Rehob）的居民。」經文清楚指出亞柯從來都不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在聖經時期，它是被腓尼基人佔據。從這角度看，亞柯某程度與希伯來聖經是沒有直接關係的；然而，當我們著眼認識地中海以東一帶地區，亞柯的重要性是不能輕忽的，特別在聖經時期。

早於公元前三千年，亞柯已有人居住，達幾個世紀，之後又曾被棄置有一段時間，但有記載指出自從青銅時代中期（約公元前2000年）起，它一直都有居民。雖然它與古代以色列的關係不大，從數份銘文及數份著名的古代近東抄本卻有提及亞柯這名字，其中有：Ebla texts（約公元前二十五世紀）、以亞甲文的楔形文字寫成的Amarna Letters（公元前十四世紀），以及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一些信件。在以色列這名仍未出現於地中海以東的地圖之前，亞柯已發展成沿海一個重要的港口。首先發現亞柯廢丘的，是二十世紀70年代的考古家Moshe Dothan及他的團隊，從廢丘的挖掘，他證實了亞柯是一個繁榮且重要的港口。

1 瀏覽更多資訊，可以到 <http://www.telakko.com> 網站。

Prof. Michal Artzy解釋說，該港口最初位於現正挖掘的亞柯廢丘的郊區位置。然而，由於Na'aman河岸曾被淹沒和侵蝕，河岸線由該城廢丘的遺址移到現時的海灣地區，就是現稱為「舊城」的位置。這事可能發生於公元前三世紀。²亞柯廢丘及其附近郊區，曾企劃成農業區，而所稱為亞柯的位置則移至灣區，那一帶地區興建了堡壘及一些建築物。從亞柯廢丘挖掘出來的文物支持以上論點。

最近Killebrew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在公元前六世紀至四世紀地層上發現大量鐵渣，經進一步的研究，發現了**鍊製金屬**，特別是鐵，是當時的主要工業之一。在她的研究中，她追溯到今日的Ajloun是鐵礦石的起源地，它位於約旦。³這些發現告訴我們很多關於我們的希伯來聖經所屬的古代世界的文明的一些資料。

Akko, Akka, or Acre?

或許會發現，今日對這地區的名稱有不同的拼寫，其實自古以來都是如此。這篇文章一直都以“Akko”稱這地區，現在此作解釋。從這地區整個歷史發展看，它的名字是以各種方式拼寫，但通常保留其喉音字母（guttural）為它的第一個字母，而接著的字母是“kaph”，因此，在整個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文本中會出現Akka、Akko、Aka這些字。⁴

在希臘統治時代，它被命名為多利亞（參徒21:7；保羅曾探訪此地），它當時顯然稱為“Ace-Ptolemais”，後來改稱為“Antioch in Ptolemais”。曾在該地區發現公元前一世紀中期的硬幣，其上鑄了“AKH”字樣。因此，可以得出結論是，“Ak-”這字頭一直都被使用，直至羅馬時期為止，因為他們將其改名為“Germanica”。⁵

直到公元七世紀，當阿拉伯人征服了亞柯，其原名“Akka”才得以恢復。於十二世紀期間，十字軍首先從穆斯林手中奪取這座城，並將其作為他們基地。他們為了紀念耶路撒冷的一個慈善機構“Hospitalier of Saint John”，便將亞柯改名“Saint Jean d’Acre”。1187年，薩拉丁（Saladin）擊敗十字軍，亞柯被攻陷，使這城變成廢墟約450年之久。從相關的文本可以清楚看見，在十字軍時期當提及這城，它有兩種寫法，當以西化版本的寫法，是“Acre”，而其亞拉伯版本的寫法則是“Akka”。直至今日，這種現象仍存在。

然而，當M.E.G. Rey描述1889年的十字軍，他指出亞柯廢丘曾被命名為“Tell of Foukhar”，意思是「陶片〔或粘土〕的廢丘」。⁶Moshe Dothan亦取用了這個名字。今天當地人把它稱為「拿破崙山」（Napoleon’s Hill）或「拿破崙廢丘」（Tel Napoleon），因為他們誤認了一件歷史事件，相信在1799年拿破崙的軍隊曾在廢丘位置攻陷這城。今天這廢丘上豎立了拿破崙的金屬肖像。不過，考古學家依然使用“Tel Akko”，他們是根據十八世紀的地圖所使用的名詞，並以此作參考用詞。Rey亦有提及過這地圖。因著追隨今天的考古學家所用的詞，本文章亦稱這廢丘為“Tel Akko”。

2 Martha Risser, “What’s in a Name?” *Complutum* 26.1 (2015): 205–12.

3 Cherie Winner, “Forging History: Archaeologists Recreate an Iron Age Smithy in Northern Israel,” *Penn State News* (Pennsylvania), published 20th May, 2019.

4 Risser, 207.

5 Arie Kindler, “Akko: A City of Many Name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231 (1978 Oct): 51–55.

6 Risser, 210. Cf. 211 有關名字的起源的理論，來自以下兩篇文章：1. “Topographie De La Ville D’acre au XIII^e Siècle,” *Société Nationale des Antiquaires de France* XXXIX (1878): 115–45; 2. “Supplement: L’étude sur la topographie de la Ville d’Acre au XIII^e siècle,”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Nationale des Antiquaires de France* XLIX (1889): 1–18.

麵包超人

— 鄺振中 (12 MACS)

鄺振中，曾任香港牛奶麵包公司生產麵包部主管，牛奶航空配餐公司的高級烘焙師，改革開放後首家中外合資公司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的烘焙培訓人員，又為國際性烘焙原料生產商“Bakels Group”作銷售工作，曾獲多間大集團邀請到各地工作，也曾自己創業，足跡遍佈世界各地。他畢業於台灣的中國文化大學，2000年往美國烘焙學院“American Institute of Baking”進修，2012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完成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與麵包結緣

小時候的鄺振中住在木屋區，家境窮困，家中有七兄弟姊妹，父親在皇家海軍做廚師，自小就有很多機會接觸麵包和蛋糕。加上表哥在「車厘哥夫麵包公司」做麵包，偶爾會帶著麵包來探訪。「十分美味！」振中回憶當時的情形。「媽媽說做麵包可免捱餓。我就在表哥的介紹下，帶著簡單衣物，離開家門，踏入了烘焙這個行業。」於是，振中就在北角溫莎大飯店做學徒，他由工場的清潔及磨刀等工作做起，每天早上6時上班，下午2時下班，下午5時30分匆匆吃完晚飯，便要由北角搭乘電車至中環統一碼頭到旺角山東街，再步行至雅蘭街與廣東道的德明夜校上課。「因偷師所得的配方，自己無法複製，困惑之際，得到一位同學的提示，他指外國圖文並茂的烘焙書籍多的是。」振中無奈自己對英文只識皮毛，遂立意半工讀進修，在那兒也認識相守一生的太太。

愛情與麵包

振中和太太相識於夜校，以書信傳情。「半工讀期間，班上同學流行以英文作書信往來，以增加英文的運用。當時，她的英文文法較佳，能提點我的錯漏之餘，也增進了友情。」後來，振中要前往台灣的中國文化大學攻讀觀光事業一科。「我們相約見面，她送了我人生第一本聖經。去台灣後，我們也保持聯絡，感情慢慢萌芽。」振中回憶着舊事。

相識相知十三年後，有情人於1977年終成眷屬，步入教堂。直至2017年，他們結婚40周年，籌辦了一次紅寶石祝福婚禮，特別邀請當年為他們證婚的謝博文牧師從多倫多回港主持祝福婚禮。會上振中深情分享：「自己因麵包結識了一位傳經天使，認識了主耶穌基督，也收穫了愛情，成為經歷麵包與愛情兩者均可以兼得的幸運兒。」



振中的作品



在愛德基金會的事奉，令振中感受良多。

麵包和工作

大學畢業後，找工作碰壁，振中於是決定重操故業，一則麵包師傅招工廣告，把他領入牛奶麵包公司。三個月後，獲提升為公司主管，管理全廠的人事與生產。後來，獲調派至牛奶航空配餐公司擔任高級烘焙師，期間適逢英國王子查理斯與戴安娜大婚，振中代表公司製作了一個150磅結婚蛋糕出賽，全港有十三間大型酒店和食品機構參賽。1981年，由於中國改革開放，世界各地外國領事館人士和商人紛至沓來，國內飛機及機場各項配套設置均未能應付所需，猶以飛機的配餐設施迫在眉睫。其時，美心董事長伍沾德先生創辦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成為首家中外合資公司，當時振中是首批香港烘焙師在國內培訓當地的烘焙人才。飛機餐需求量與日俱增，於是振中在任內又引進了全中國首台麵糰攪拌機、酥皮碾壓機和台車型麵包烤爐以配合工作所需，公司高層很賞識振中，一再和他簽約。後來，一間國際性的烘焙原料生產商“Bakels Group”遠自澳洲來信，力邀振中協助並參與其集團拓展在香港和中國地區的銷售。「我只是烘焙師，從未有銷售的經驗，經過再考慮最終答應該公司。」從1984年直至2000年，營業額已超過港幣一千萬元。

「一般營業員只能用口去說服客戶使用烘焙產品，我卻以技術贏得銷售，贏得客戶。」振中以銷售佳績證明了自己的選擇是對的。

麵包與神學

2005年時，振中13歲的女兒因先天性心臟病，年紀輕輕離世，對他和太太打擊甚大，那時萌生讀神學的念頭。2009年，透過靈風堂堂議長胡維頌先生的介紹，與南京愛德基金會結緣，多次往返香港和南京，為當地智障人士開展烘焙培訓的工作。幾個月時間，把一間九曲十三彎的細小工作坊，轉變成了一間較具規模方正的麵包坊，除了製作曲奇外，還有月餅。結果，愛德麵包坊擴建工場投資了20萬人民幣，年底結算時，業績達50萬人民幣生意。次年營業額更達到一百萬人民幣，智障烘焙師父則由三位增加至七位。

喪女之痛和服侍智障人士的經歷，令振中希望在神學上再進深。2011年，振中入讀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攻讀基督教文學研究碩士課程。「修讀八科，其中四科論文都多少與麵包有關。」麵包與神學究竟有何關係，或如何拉得上關係？這個問題一問出口，振中差點要把論文都講一篇。65歲才讀神學，無減他對麵包與神學的熱情。「耶穌在約翰福音六章說：『我就是生命的糧。』那糧是指麵包。耶穌出生地伯利恆之希伯來文有「麵包之城」的意思。讀神學正正讓我可以知道更多麵包的意義，原來除了用以裹腹，更是赦罪，求寬恕，是使我們重新得力的靈糧。崇基神學院也讓我學懂用多角度看事物和詮釋經文。」

「由於我全時間修讀，交功課相對兼讀制的同學較快，至今仍然被同學取笑，指當年為大家帶來巨大壓力。我和同學們還有



振中的作品

個叫「1314團契」群組，當中有2013和2014年畢業的同學，取其一生一世的意思。我們定期聚會，保持聯繫，互相勉勵。」讀神學令振中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在靈命上互相支持的弟兄姊妹。

麵包與服侍

從2009年在南京愛德麵包坊培訓和服侍智障人士，振中發現相對於神經衰弱的香港人，振中更欣賞智障人士的簡單生活和隨心所欲的心態。參與麵包坊的學習後，智障人士各方面都有進步，他更深感自己的服侍別具意義。「有個學徒令我印象深刻。首次見他時，仍需要母親陪

伴，穿制服也要人幫忙，喝水和小便皆要提醒。一年後，我再次回麵包坊教他們做月餅，該學徒告訴我，現時已可自行洗衣服；以前需要母親踏單車接送，一年後他能夠自己坐巴士來回，令我很詫異。」這些點滴都觸動振中，繼續探究麵包製作與手腦活動的相互關係。

他又得到一位特殊學校老師的推介，閱讀《天使麵包》一書，內容講述一位日本人因自行車意外，撞傷頭部導致手腦不能協調，聽從復康治療師的建議多做泥膠。主人翁認為與其做泥膠，倒不如做麵包，並每次在製作麵包中，對麵包祈禱，祝福顧客；更在麵包發酵中，播放莫扎特的音樂給在發酵中的麵團聽。日子有功，他的手腦協調力也日漸恢復過來。故此，振中有個心願，希望藉着麵包的製作，幫助不同的病患者，透過麵包製作，增加他們康復的機會。

近六十年的烘焙人生，他和國內外不少老闆和師傅都熟稔。「有老闆會託我請師傅，師傅也會託我找老闆，就像當中介一樣。我的客戶就像朋友一樣，遇到問題或出錯，也會致電向我求助，我會遙距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在他們心目中我就像超人一樣。」這個麵包超人，為了有朝一天讓自己的麵團可以聽到自己的琴音，讓吃在嘴裏的人更覺香甜，振中正偷偷學彈琴呢。



振中從不因為年紀而放鬆對自己的要求，真正做到活到老學到老！



振中自製的麥芽糖。



在挖掘前要先清理挖掘範圍地面的沙泥。



掃出來的沙泥要再經篩選程序，檢查有沒有漏網之魚。

從考古再思朝聖

吳穎欣 (PhD)

我們去考古要做甚麼？

我們到達Akko後，經過第一天的行程簡介、有關Akko及考古學的簡介，並初步遊覽認識舊城區，隨後的四天便正式開始早上挖掘、下午清洗陶片、傍晚上課的日程。

挖掘由早上五時半出發到考古的地方Tel Akko，挖掘工作直到下午十二時半。由於團隊是隔了一年再回來繼續挖掘工作，期間就靠沙包遮蓋和鞏固場地，所以這四天的第一天所有人需要排成人鍊傳送沙包到地面。每個沙包有多重？我感到如超市的袋裝米，有些兩公斤、有些五公斤、有些八公斤，最重的是雙手也拿不穩，要放上大腿承托，甚至拿不住要卸到地上；最輕的尤如一個膠袋，因為穿了洞，傳送期間內裏的沙已溜光了。這個傳送過程是整個行程最痛苦的工作，源源不絕的沙包，運了整個上午，雙手已酸痛得要搽藥膏和貼鎮痛貼舒緩，而惡夢是第二天繼續搬未搬完的沙包！幸而第三及第四天便開始較輕鬆的挖掘工作，挖掘前用硬毛刷清理區域外圍的雜草和鬆散的沙泥，再用軟毛刷清理挖掘範圍的地面並用剪鉗剪走植物，然後可以開始用軟毛刷邊掃走沙泥，邊觀察有否陶片、骨頭、貝殼等非沙石的物件，掃走的沙泥再運去過篩檢查有沒有「走寶」。

至於下午清洗陶片，簡單來說就如香港的外判洗碗工場，將昨天從不同餐廳收集回來浸了一晚的碗筷，開幾桶水來清洗幾遍，然後晾乾，當然不同餐廳的碗碟不能混雜在一起，而每間餐廳碗筷的大小、數量和污糟程度不同，洗得快定慢、易定難，那就看你的眼光和運氣罷。

由於我們只逗留首星期，能夠參與的項目主要是這兩部份，但在過程中也能見到組長和導師進行拍照、測量和記錄等工作，另外亦見有拼湊陶片和分析骨頭和貝殼的工作室。

感受

最初知道不論挖掘或之後的考察都需要良好體能和晚上充份的休息，而這兩項都是我一直缺乏的。出發前一個月，準備多做運動強身健體，但相比實際的體能需要，那些簡直是「微運動」。而失眠的問題，唯有抱著「夠叻就剛到」的心態出發，最後這方面是沒有懸念地如願以償。而一向腸胃不好的我，事前也擔心水肚不服，可能大家聽聞以色列著名的美食：美味彼得魚、鮮榨石榴汁、清甜無花果，事實上我們沒有機會品嚐，而是每餐都吃青瓜、蕃茄、雞蛋和鷹嘴豆醬 (Hummus)，可能正因為簡單清淡，我的腸胃能安然度過這次旅程。



在加利利地區發現的第一世紀時期的會堂遺址及在旁新興建的教堂。

既然旅程前已知道這趟不純是交流觀光，而是要在炎熱的天氣下進行戶外挖掘工作，又既然知道要早起、酷熱暴曬、滿身沙泥，事前又要花時間選購不同物資，為何仍要參與？旅程中是甚麼驅使我天未光就起身，哽下麵包灌下咖啡就出發，抵受著疲倦和肌肉酸痛繼續挖掘、清洗、上堂？是愛？還是責任？我認為抱著勇於嘗試、彼此尊重的心態便自然捱得過，而團隊中互相照顧也令這次旅程順利進行兼充滿歡樂。

反思學習

一. 理科？文科？

起初想像考古是一門技術性、嚴謹的科學學科，經過這次考古的學習，發現考古既需要運用科學知識和技術，也包含與不同時空的人類接觸和互動，亦要熟習歷史，所以也屬於人文學科的範疇。既因在過程中要求與環境及各人間互動，所以在考古範圍不可用電話，也鼓勵儘量用相機拍照。

二. 置身其中

當組長解釋那些有平滑表面的塊件估計是焗爐的部份，我們挖掘的範圍應是廚房時，我想像我們正置身於早期波斯年代一戶人家的廚房，那刻尤如坐上了叮

噹的時光機，踏進古人的處境，親歷其中便真正體會到Prof. Ann E. Killebrew所指與人互動的考古過程。如果閱讀文本有如感受文字的溫度，考古便如呼吸古人的氣味、觸摸他們生活的質感，在其中嘗試聆聽他們的聲音和自己內在的聲音，並互相對話，就如聖經研究中，尋找文本中人物的聲音及現代處境中讀者的聲音。

三. 考古 vs 朝聖

若然置身其中有其作用，那麼是否必須朝聖？旅程中也有到訪一些朝聖熱點，其中一處是發現了第一世紀的會堂遺跡，然後指耶穌曾在那裏教導，故此是基督徒用作反省、教導、祈禱和敬拜的聖地，並籌款興建教堂、住宿和餐飲設施供朝聖之用。然而會堂的發現是讓基督徒更有信心地在此禱告敬拜，還是幫助我們認識猶太群體的歷史和文化？當參觀完這地方後，下午去到迦百農（Capernaum），有認為是門徒彼得的故居，在其上則架空建了一座狀似太空船的教堂，不禁會問建在古跡之上的原因何在，是要把古跡保存還是擁有？難道為要應驗聖經所記：「你是彼得（原文的意思是磐石），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馬太福音16:18）？！

考古絕不是「靠估」—— Akko之旅2019

許寶瑩 (DTheol)



是次遊學團主要的學習是在廢丘裏做挖掘工作，過程中會有督導員指導。我的督導員Amanda年紀雖輕但很有經驗。我們之間有許多交談，她分享了她的經驗，其中令我深刻印象的有兩件事。第一，挖掘雖然是一個拆毀的行動，但要盡量「保持遺址原狀」，所以，懂得用工具是十分重要，清除塵埃或枯草之時，要知道甚麼時候用硬掃，甚麼時候用軟掃，不會掃得太多或太少。偶會發現寶藏，真的會尖叫。所以對每一個簡單的工作步驟，是不能掉以輕心。另外，她亦分享到，挖掘工作是一種「藝術」。在廢丘的工作步驟確實不多，每天要先花一至兩小時清理因前一天風沙帶來的塵埃，清理乾淨後才可作挖掘。對於一個初學者而言，是新鮮的，特別是發現第一塊斷片之時。但是，若天天如此便很容易因循、沉悶；而且，所挖掘出來一大堆的東西，未必全部可以成為進一步的研究對象。然而，每一塊斷片有它獨特的形狀、厚度，若能觀賞它尤如觀賞一件藝術品般，挖掘工作便有意義。所以，她學習與泥土做朋友。

我在廢丘發現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就是遍地都是陶片。我在想，莫非那地方是一個垃圾堆，又或它經歷了突如其來的巨變，令那地方的房屋忽然塌下，因而留下許多碎片？在偶然機會中，與這團隊其中一位教

授Martha K Risser有一個對話，她詳細地向我解釋這個現象。她先指出古代人會將用舊了而又不能清洗的陶器打破，將碎片作其他用途。它可以用來鋪設一條地面引水道，將水引入家中；此外，有些陶片吸水力強，他們會將滲滿水的陶片堆積在樹下以供應水份給植物；最後，又厚又大的陶片可作鋪路之用，幫助途人不會在沙塵上行走，令雙腳沾滿沙土。這次對話很有意思，透過陶片，彷彿與曾經在歷史出現過的人有一個簡短的對話，也讓我看見古代人的智慧與文明。原來古代人早已有環保意識，懂得廢物利用。

整體而言，這次旅程給我一個很寶貴的經歷，改變了我對考古學一些不盡不實的想法。它絕不是「靠估」，也不是一門紙張上能成的學問。它重視在場經驗，是一門消耗人力、物力、時間、金錢的學問。按他們的經驗，即使花許多時間挖掘，很可能也沒有新發現，而這情況經常出現。但是，挖掘工作是不能停止的。透過學者的觀察及土質計算，他們可能在附近另覓新遺址又或繼續挖下去。他們期待新遺址可帶來驚訝，又或挖下去之時，下一個土層帶來更古舊、更寶貴的東西。因此，沒有龐大團隊的考察及發掘，沒有學者細心的觀察、分類及分析，做不成數據、尋不回過去。今天，我享受著他們的成果，使之成為我學科上的學習資料。我感謝他們，願每一個參與者努力加油！



尋找我鄉的故事， 在以色列Akko

蘇健邦 (MTheol)

今年的六七月，香港這個家發生很多事，這時候帶着掛慮的心情去以色列，難免帶着眼淚邊看香港新聞邊參與考古和看展覽。而返港後仍未能停止反覆思想。特別是在Akko，一個曾幾何時和香港幾分相似的地方，在此讓我通過兩件物件去介紹這個地方，和這行程中兩種主要活動——考古和參觀的反思。

第一件是在Tel Akko考古時掘出來的鐵渣(iron slag)。Tel Akko另一個名字是拿破崙山(Napoleon Hill)，位於Akko市的東面。鐵渣是鐵石通過了提煉的爐渣，研究人員通過這些鐵渣可以嘗試估算現場的鐵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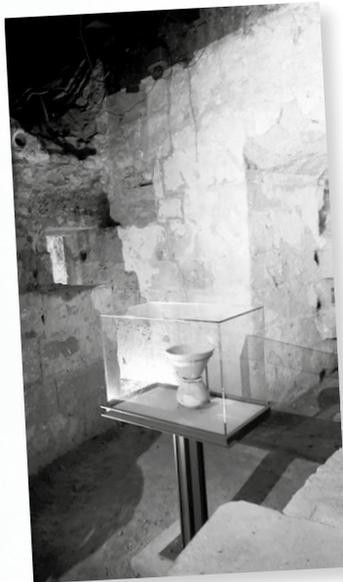
以及可能來自何處。起初我想像我這樣的考古新手，所有石頭古物看來都一樣，不敢下手，恐怕搞破壞。所以在我們挖掘的同時，每個考古區域有特定的組長，負責分配工作和幫助學員去識別不同的發現，例如陶片、骨頭和貝殼等。當中比較奇怪的識別是用自己舌頭去測試是否骨頭。而識別鐵渣的第一個關鍵是表面有明顯的氧化物和生鏽。第二是重量，鐵渣有鐵的成份，因此會比相同大小的岩石更重。第三是硬度，鐵渣是不會因手力而破裂。值得分享的是，在今次初代波斯時期的考古層中，我幸運地發現一塊比較大的鐵渣，可以有份記錄在案。但由於日子所限，在挖掘工作和清洗陶片之後，我們“香港崇基學院神學院考古隊”的貢獻就到此為止。

在此之後，這些鐵渣將會Tel Akko考古團隊帶到海法大學的儲藏室。這儲藏室儲放不同年代和季節挖掘出來的材料。研究人員將使用不同特定區域的數量和重量的數據作出分析。同時，他們會使用地理信息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GIS)繪製鐵渣分佈圖。這些地圖可以通過易於閱讀的格式顯現複雜的關係，從而增加研究人員對於鐵渣分佈的理解去推測當時的製鐵行業的情況。

第二件是到舊城區參觀的十字軍

騎士城堡的糖碗大廳(The Hospitaller Fortress: Sugar's bowl Halls)的製造蔗糖的漏斗。糖碗大廳位於一棟三層樓的建築，樓下設有一個收集雨水的大型蓄水池，而水庫通過大孔分成兩個相互連接的大廳。糖碗大廳高7米，其中部份桶形拱頂天花板已經倒塌。據說當大廳被挖掘出來



時，在地板上發現了數百個排成一排的陶器用具，沿著大廳的東牆成排堆放在稻草上。這些陶器就是用來製造結晶糖的漏斗，底部有排水孔。而做蔗糖的方法是甘蔗壓出果汁、過濾和煮沸之後，然後就會放在這個容器讓它結晶成為糖了。而當時在歐洲，蔗糖是很稀少的而且可以拿來當藥使用，十分昂貴。這個大型儲藏室裡裝有大量的糖製品和工具，證明了當時Akko的十字軍要為國王和貴族生產蔗糖，是常見的生財工具。

製鐵和製糖不單純是生產工業，更是經濟活動，背後有強權控制。鐵金屬是大國如波斯用以維持大國崛起的軍事需要，而製糖是十字軍以聖戰之名入侵後的利益，故此被殖民者的歷史往往由這些大國所介定和命名。切身處地去反思，那經歷不斷被殖民被擄走的Akko(原)居民是否應這樣被理解呢？考古之時，參觀之時，發夢之時，在國際帝國的強大敘事中，我問我自己：我該如何述說另一個屬於他們的故事呢？

泰國交流團

李敏慧 (MDiv)

進入泰國這個佛教國度，帶點親切也有點陌生。藉學習團的安排，走訪三個地區，從教會、機構、神學院、大學、寺廟及難民營中了解泰國與其宗教情況多一點。其實出發前一整個月都忙碌著交功課，自己完全沒有空間來預備及期待這次學習，但感謝老師的安排叫我們能輕鬆自在從緊繃的狀態中過渡出來，也叫我們自然地討論各種對泰國感興趣的話題。

其中我們討論到泰國的性產業、性觀念與佛教的矛盾。大家看著泰國這個推崇佛教的地方卻也容納大大小小各色各樣的色情事業，這刻在街頭看到變性人、妓女在「等客」，下一刻走到巷尾則見慈祥的大佛座落在安靜潔白的寺廟裏，於我或是部分同學來說都是充滿疑問的。正好這些好奇使我們從泰國僧侶的分享中更明白泰國佛教與傳統華人所認知的佛教的不同，簡單來說華人佛教是比較關注外在實踐的信仰，泰國則是關注內在心態的信仰，這能他但對不同人的行為接納度更廣闊，也令社會可以接受更多元的面貌。雖然以上的解釋好像使泰國感覺更自由開放，但其實在普遍的社體中仍感受到強烈的父權主義，無論是僧侶的階級制度、教會領袖的男多女少的現象。

由於個人特別熱衷於關注日本宣教，這次學習也令我發掘到不少泰國與日本相類的地方，也有同學表示共鳴，所以特別慶幸這個學習團中能在短短的日子裏因著彼此交流分享而組織出這些觀察，與過去參與宣教學習團和服侍團是主要由帶領者主導觀察的方向和解讀相比，過去的交流團相對接收對當地的觀念比較單一和片面，

今次的交流團有更多自由討論的空間，反而使不同的角度有自然碰撞、融合的空間，引發更多更深更闊的討論和神學反思。亦因為參加的弟兄姊妹也有不同關注的範疇和經驗，也令我們在參觀不同教會機構時有機會發揮各自的見解和提出不同的建議，使當地弟兄姊妹不但分享自己也能得著回饋。這令我更確信宣教發展必須要集思廣益、各自發揮專長合作，才能更有效地發展宣教工作，也能幫助宣教士在學習和適應當地文化及宗教信念的過程中更有信心能克服困難。

這個學習團未有很多機會服事當地人，但其中一次在泰國邊境緬甸難民營中的查經服事卻令我十分感動。年輕的緬甸青少年以美妙的歌聲頌讚主，渴慕主的道成為難民生活中給予盼望的源頭。在他們身上我再一次感受福音的大能，也激勵了自己要在真道上更竭力追求，面對世界上各類強權、欺壓的倡狂勢力，推動更多人委身主的國度，讓更多人能得嘗福音的滋味。能在學習團裏認識不同弟兄姊妹和老師，在密集的生活中交流、結連，很是感恩。希望往後能再繼續參與，到不同地方學習，裝備自己將來宣教和推動宣教的路。





泰國之旅反思

Nate Lee (交換生)
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

很幸運可以參加崇基神學院舉辦的泰國學習團。作為一個交換生，我其中一個選擇來香港的原因是希望可以多看看上主在這個世界的作為。留在美國，有時容易被困在自己的「泡泡」裏面，以為自己的角度，做法是最好的（或是唯一的）。透過香港的課程及與同學的關係，令我更多機會認識香港的基督教，也能夠參加交流團去認識泰國的基督教。

第一學期，我修讀了白德培牧師的亞洲基督教歷史，我對亞洲教會的運動有概括的認識，但當然近距離接觸是另一回事。我又能夠透過和當地牧者對話，了解平民的實際需要，願望和希冀。泰國的宗教景觀跟美國和香港截然不同，所以這是難得的機會去認識教會如何適應於當地。

嘗試分享學習團所學知識之寬廣，行程的第四天，我們於早上探訪The Church of Christ (CCT)的總幹事，討論基督教在佛教國家可以如何維持地的特點；下午會見美國宣教團體，我們討論當地牧者傳教的方法；晚上觀看聖經故事話劇Likay，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如何被講述，而呈現出對泰國文化和藝術的推崇。這是此行其中一個亮點。這個話劇特點在於其亮麗，熱情洋溢的戲服和濃濃的化妝，很惹笑，也發人深省及令人感動。單單一天，我們就能從不同角度看見上主在泰國的作為和不同的牧者正用不同的步伐生活和行出自己的信念。

在行程的最後的一整天，我們探訪了在泰國和緬甸邊界附近的一個城市 Mae Sot，那有一個Maelah難民營，住在那兒的人是一個來自緬甸的少數民族Karen，他們跨過邊境來到泰國，希望逃離本國的危險和困境。走過難民營是我一次很獨特的經驗。直至那刻，我很多有關泰國基督教的思考得到解決。然而，在貧窮、缺乏資源的難民營，難以想像基督教將會如何被塑造？這會是一個挑戰。

作為來自美國的神學生，想起美國人也同樣曾逃離戰爭和貧窮，嘗試改進社會及財政狀態，我難以想像自己住在難民營會是如何，罪疚、惋惜、羨慕和好奇的感覺交雜。無論如何，我們和Kaw Thoolei Karen Bible School的學生一起分享那學習時光非常豐富，一起分享大家的生命故事。王珏老師領我們討論阿伯拉罕，撒拉和夏甲，令人興奮的是聽到當地神學生如何詮釋故事及與生活產生關聯。我們也能夠和聖經學校的校長在他家中討論，他簡介了Karen人民面對的政治及歷史處境，他們對社區的盼望與恐懼。很難想像Karen難民的生活如何，適逢此機，能夠瞥見他們的情況。在大家快要分離的時候，我們手牽手，學生領我們以當地語言唱一首祝福的歌曲，感恩有他們同在的時光，真的希望我們能有更多時間向他們學習更多。

回到香港，我已經快要返回美國。我驚訝自己在短旅程內學懂很多東西，卻仍然感到只是皮毛和表面。真切認識一個地方和那裏的人需要不少的關懷，專注和時間，這次的學習團是一次寶貴的經驗，讓我們能夠初探浩瀚的汪洋。儘管如此，這次經驗使我更多思考自己的人生，如果我成長於佛教主導的社會？難民營？甚或香港，我的信仰會有什麼不同呢？相比起很多人，我感恩自己能有機會去遊歷，去學習。該如何把這些經驗化為個人生命的催化劑，使能把門常開給需要關懷的人，耳朵能常聽見不同的觀點，使我對上主的身份和祂在世界的作為有更廣闊的認識。



2019 亞洲文化與神學高級研修班 (IASACT)



由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贊助，本院籌辦的亞洲文化與神學高級研修班 (IASACT) 剛於今早 (2019年7月4日) 舉行崇拜暨開幕典禮，並開展一連三日的論壇，主題為 “Re-imagining Hospitality and Spirituality in Asia”。

崇拜由校牧王家輝牧師主理，開幕禮由身兼IASACT院長及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副主席黃慧貞博士主持，並由本院署理院長葉菁華教授致開幕辭，葉教授特別感謝IASACT創辦人Prof. David Suh和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邀請本院一同籌辦亞洲文化與神學高級研修班，也感謝研修班的捐款人和參加的學者。葉教授亦提及今年是IASACT踏入第15個年頭，故此論壇也有不少以往曾擔任導師和顧問的資深學者和學員參加。

IASACT創辦人Prof. David Suh也發表簡短致辭，感謝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及本院給予IASACT的支持，以令研修計劃可以繼續舉行。

在過去14年裡，IASACT是一個為時四到五星期連住宿的研修計劃，為參加的學者提供充裕時間及恬靜環境，加深對亞洲神學、宗教和文化傳統的認識。參加學者於活動期間撰寫一篇關於亞洲文化、宗教或神學的論文，亦可善用空餘時間使用香港中文大學的圖書館進行研究。舉辦IASACT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基督教大專院校在亞洲區內的神學教育、鼓勵跨文化、跨宗教的討論並且讓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國籍的學者有機會合作以促進亞洲區內神學及文化交流。自2004年創辦至今踏入第15年，接近300位學者參加了IASACT，他們遍佈18個亞洲國家超過120所不同院校。

南韓首爾長老會神學大學

老師及行政人員探訪本院

6月18日，南韓首爾長老會神學大學（The Presbyterian University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神學院院長Prof. Kim Unyong連同14位老師及行政人員，包括教授中國研究的助理教授Prof. Wu Dongri，舊約科的助理教授Prof. Bae Hee Sook，基督教教育科的助理教授Prof. Yoo Sun Hee和神學大學部門的職員（包括計劃部門、行政部門，圖書館，學術事務及協作部門等）探訪本院，由署理院長葉菁華教授、本院校牧兼教牧事工部主任王家輝牧師、教授基督教與性別研究的黃慧賢博士及行政主任盧倩儀小姐負責接待。

葉教授介紹本院之特色、課程和教師團隊，而Prof. Kim也簡單介紹長老會神學大學的概況。長老宗是大韓民國人數最多的宗派，長老會神學大學是在首爾的長老宗神學院，全職教授有80人，連同其他兼職教授及講師共有超過300位教師；在校本科生有902人，研究生776人，神學院有1008人。本科設有四年制神學系、基督教教育系、教會音樂系；神學研究生院則設有神學系及牧會研究院的道學碩士課程；該院亦頒授神學碩士、文學碩士、音樂碩士、神學博士、教牧神學碩士、教牧神學博士、宣教神學碩士、社會服務學碩士、基督教協談學碩士、神學研究碩士及教會音樂碩士等等學位。

分享完畢後，王牧師領代表團參觀本院聖堂。署理院長葉教授致送錦旗及紀念品予代表團，也代表本院接受南韓首爾長老會神學大學致送的紀念品。

22位師生探訪本院

6月25日，南韓首爾長老會神學大學（The Presbyterian University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共22位師生探訪本院。院長邢福增教授負責接待。

邢院長領訪客參觀聖堂並作介紹。參觀後，邢院長於容啟東校長紀念樓LG3的研討室向師生介紹本院，並就香港歷史及香港基督宗教及其社會角色與參與作一分享。會後同學踴躍發問。最後邢院長邀請各師生在禱告中記念香港及香港教會，並同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新老師介紹

任卓賢

大家好，我是任卓賢（Colten），今年8月起會以客席助理教授的身份在崇基事奉。能有幸加入崇基這大家庭，心中充滿感恩及期待。在此分享我的神學裝備歷程，而我也非常期待日後能認識這大家庭的每一位。

一生中叫我最滿足快樂的是我的家庭。上帝偏愛我，賜我一位為我默默付出的太太。我們年少時在教會相識，年青時相戀，然後一起蒙召入神學院裝備，一起在教會服侍。過去七年在德國唸博士，我們彼此扶持，在異地建立我們的家庭。上帝也賜我們兩位活潑可愛的兒女，哥哥四歲半，妹妹歲半，他們是我倆一生最大的禮物。教養他們是很實在的生命操練，他們常常反照出我在父親這身份中的諸多虧欠與限制，叫我更深體會上帝這完美父親對人的大愛。

研究方面，我的興趣以教父學（Patristics）為主。甚麼是教父學呢？即是對早期基督教（第一至六世紀）的研究，文獻編纂、教父生平重構、思想史研究等，都屬此範疇。在華人神學中，教父學是比較「冷門」的學科。我起初是基於對奧古斯丁的濃厚興趣，碰碰撞撞地踏進了教父學的。神碩研究時嘗試分析奧古斯丁中「上帝形象」（imago dei）的特點，當時沒有拉丁文基礎，二手文獻也只能限於英語世界，困難重重。但上帝的恩典夠用，當時我的老師為我邀請了魯汶學派一學者同作指導，使我有機會獲得獎學金到比利時魯汶（Leuven）作了一個半月的研究訪學。這旅程對我的研究發展意義重大，一來使我有機會取得外文的當代文獻以及與教父學學者們討論交流，開了我的眼界，二來我也藉此機會到了德國一趟，奠定了往後在杜平根（Tübingen）作博士研究的方向。

能在德國唸博士，是我在年青時的夢想，這夢想於2012年實現了，收到取錄信時我和太太喜極而泣的情境，仍歷歷在目。杜平根更是神學重鎮，以孕育神學家聞名於世，能在這裏學習，叫我有飄飄然的感覺。但這種自豪感很快就過去了，到達當地後，語言不通，文化差異極大，自己的神學水平也遠不及當地的博士生，種種困難挫折一併襲來。尤記得第一年的博士生課堂，我整年只有呆坐的份兒，大家一起閱讀希臘文及拉丁文文獻，自己根本跟不上。而溝通對談要用德語，聽得懂的也只有三成，老師講笑話逗得全場大笑，只有我慢三拍，過後才懂得跟著傻笑。現在說來輕鬆，但對當時自以為必能應付的我，衝擊極大，挫敗、自卑、不憤，百感交集。因此，對我而言，德國的七年不單是學術的裝備，它更是上帝給我倆的生命操練，叫我們深深體會自己不算甚麼，一切沒有可誇。

全是上帝的恩典，讓我有位對我照顧有加的指導教授，我的Doktorvater，德萊克教授（Prof. Volker Henning Drecoll）。他肯定我的研究，也給予我很多意想不到的學習及工作機會。跟隨德國學統，這幾年不斷學習各種古典及當代語言，漫漫走進教父學的世界。雖然學習的過程漫長艱澀，但叫我畢生受用，奠定了往後研究的根基。

最後讓我談談自己的研究重點，希望將來能與你們更多交流。第一個研究重點是奧古斯丁。我的博士論文是探討奧古斯丁中三一論及恩典論之間的關聯，當中也涉及新柏拉圖主義對基督教教義的影響。我也發表了幾篇有關奧古斯丁的文章，主題包括他對上帝形象這觀念的理解、他的心靈類比、他的歷史觀，我往後也會陸續發表有關他的聖靈論、末世論，以及他與摩尼教的關係的研究。另一研究重點是迦帕多家三教父（the Cappadocian Fathers）。我正在撰寫博士後論文（habilitation thesis），主題是大巴西流（Basil the Great）的創造論，探討他怎樣應用科學知識於釋經上，包括分析柏拉圖（Plato）、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埃里亞努斯（Aelian）等思想。在這範疇中，我也發表了（及即將發表）幾篇文章，探討巴西流對天文學的理解、對動物學的理解，以及他對人及動物靈魂的論述。



當代基督宗教教學資源中心

「暑期學術交流課程」至今舉辦已達16年，隨著中國處境的改變，中國基督教學術研究的前景及需要，需要作更全面的評檢及改革暑期交流課程作出具體建議。

是次諮詢會已於2019年6月11-14日舉行，邀請學者有山東大學劉家峰教授、南開大學侯杰教授與王立新教授、上海大學陶飛亞教授、華東師範大學黃劍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何光滬教授、中央民族大學游斌教授、北京師範大學瞿旭彤教授，以及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楊熙楠總監，分別對中國基督教史、聖經研究、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宗教社會學及人類學、基督教哲學及神學及漢語基督教等範疇作最新情況報告，並有本課程的校友及年青學者陳聲柏教授、李新德教授、成祖明教授、張曉林教授、程小娟副教授、劉賢副教授、涂怡超副教授、柳若梅教授、趙艾東教授、王幼軍教授等回應討論，以全面了解中國基督教學術前景。另外已向歷屆學員收集超過125份問卷，希望得到更具體改革意見。



宗文社、中國基督教史學會

邢福增教授主講「聽主話、跟主走《新時代中國宗教秩序與基督教》新書發佈會」已於2019年7月18日晚舉行，超過有120人報名參加。近年的中國宗教政策出現重大轉變，黨國對宗教領域，已展開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厲的管控。面對黑暗的「那一天」，中國基督教在思考其角色和實踐的同時，我們身在香港的信徒亦當關心和照應。

院長行蹤

1. 邢福增教授於5月4日，先後主講了兩場關於五四百年與基督教的演講及會議（浸會大學、使命公民）。5月23日，他應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邀請，任畢業禮勉勵及授憑嘉賓。5月26日，應邀任九龍五旬節會聯校教育主日講員。6月9日，應邀任同心圓主辦「全港信徒事奉更新特會」講員。
2. 6月12日，出席香港浸會大學及建道神學院合辦第十一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六七暴動前後香港左派文藝與基督教：以《青年樂園》為個案〉。6月22日，應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邀請，擔任畢業典禮講員。6月29日至30日，出席美國普度大學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及國立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研究中心及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合辦的「中國宗教口述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講題為〈當代中國基督教研究與口述歷史〉的專題演講。在台期間，又應中央研究院民俗學研究所邀請，主題「香港基督教對中國宗教自由的回應」專題演講，並接受中央廣播電台訪問。
3. 7月6日，應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學校邀請，任畢業禮勉勵及授憑嘉賓。7月27至8月2日，邢教授赴英國倫敦國家檔案館及SOAS圖書館，為其研究計劃搜集資料。

老師消息

王曉靜教授

1. 6月14至15日，王教授出席香港浸會大學第十一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華人教會與世界基督教，擔任討論環節主席及評論。
2. 7月1至3日，她出席披泰國曼谷出席亞洲研究協會2019年會——亞洲分會，並發表論文“Chinese Churches, Unequal Treaties and Historical Memory of ‘National Humiliation’ in the 1920s”。
3. 7月16至18日，她出席英國杜倫大學出席教會歷史學會2019夏季年會，擔任討論主席並發表論文“Ready to Receive the ‘Grace of the Spirit’? Two Chinese Theologians’ Encounter with the Shantung Revival of 1927-1937”。

白德培教授

1. 白德培教授於5月16日至23日，帶領師生及校友往泰國進行學習和交流，探訪當地於曼谷，清邁及美索神學院。
2. 他於6月25日至29日，出席於愛沙尼亞的塔圖舉行的宗教研究年度會議。他發表論文“Religion in an oppressive context. Experiences of normality in the life of incarceration – the case of inmates in the Philippines”。
3. 白德培教授聯同巴色會及Mission 21在崇基學院神學院舉行暑期班。參加者來自印尼、馬來新亞、尼日利亞、喀麥隆、剛果民主共和國、南蘇丹和坦桑尼亞。他發表了兩篇有關基督教在中國處境下的文章。

王珏博士

7月9日至14日，王博士出席Queer Theologies Project for Asian Chinese Christians 2019及授課，課堂內容有關詮釋經文的不同方法（Different Methods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任志強博士

5月4日參與普世教會協會（WCC）在香港舉辦之研討會『Food and Water for Life』，擔任主題回應講員。

老師消息 (續)

陳南芬教授

陳教授於6月30日至7月11日領六位學生聯同Penn State University及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前往Akko參加考古交流團及挖掘工作。師生除了出席所有課堂，實地考察團及進行挖掘之外，還會在指導下沖洗所得文物。7月6日，日間，學校探訪其他在加利利的重要考古地點，晚間一同慶祝安息日。7月8日至11日，交流團離開Akko，再前往橄欖山，馬撒大，死海和Wohl博物館及其他重要遺址，並在Dolorossa進行十四站默想。

黃慧賢教授

1. 黃教授獲世界傳道會East Asian Region Members' Mission Forum邀請，於4月29日至5月3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的會議，發表論文“Hospitable or Hostile Church: A Transformative Action to #MeToo and #ChurchToo Movements”。
2. 她又參與7月3日至7日於本院舉行的IASACT會議，發表論文“Feminist The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ological Pedagogy through Visual Arts”。

人事消息

葉菁華教授

2019至20學年，將享用安息年，期間前往台灣基督教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及英國劍橋Wesley House訪問，至2020年5月下旬結束。

黃慧賢教授

自2019年8月15日起，黃教授受聘為本院助理教授，主要教授婦女神學及宣教相關科目。

王曉靜教授

自8月中起，獲委任為本院客席助理教授，主要教授中國基督教及現代歐美教會歷史。

任卓賢教授

自8月中起，獲委任為本院客席助理教授，主要教授系統神學及新約希臘文。（有關任教授的介紹，參本通訊頁14。）

香港研究資助局公佈2019至20年度的研究補助金審批結果，關瑞文教授及白德培教授獲優配研究基金（GRF），葉漢浩教授獲傑出青年學者計劃（ECS）資助。

新院長選選消息

6月17日，崇基校董會已通過神學校董會推薦葉菁華教授為本院第三任院長。待完成香港中文大學相關程序後，葉教授將於2020年8月1日起履新。

更正啟事

2019年7月7日，趙秀娟女士（13MDiv）獲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按立為總議會會吏，典禮於該會九龍堂舉行。

恭 賀

1. 2019年5月24日，黎祉謙（15MDiv）和Caitlin Tremper於5月24日在美國行禮，計劃於12月底回港接參加祝禮。
2. 2019年8月18日，李國強（05BD）在安素堂獲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按立為堂區牧師。
3. 朱潔婷（11MACS），本院前教牧事工部同事於6月27日喜獲女兒陳妙旋。願上主賜福妙旋，在愛中健康成長。
4. 陳志安（18 MDiv；PhD學生）女兒陳柔謙於8月22日出生。願上主願福小朋友，在愛中健康成長。

願上主保守各人。

哀 悼

1. 2019年7月24日，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蔡彥仁教授安息主懷。他曾以客席教授身份於本院任教「中國基督教專題研究：當代中國基督教之興起與世界基督教」，內容深刻。本院仝人深切哀悼，願上主安慰蔡教授家人。
2. 2019年7月24日，鄧達榮牧師（10MTheol）之母，李煥華牧師（03MDiv）之家婆，鄧承軒宣教師（09MDiv）之祖母梁菊愛姊妹安息主懷，其安息禮拜於8月4日在世界殯儀館舉行。
3. 2019年8月13日，鄭正義（09MATS）的母親安息主懷，享年87歲。

願上主賜離世者永恆的安息，並使其家人和朋友得安慰。